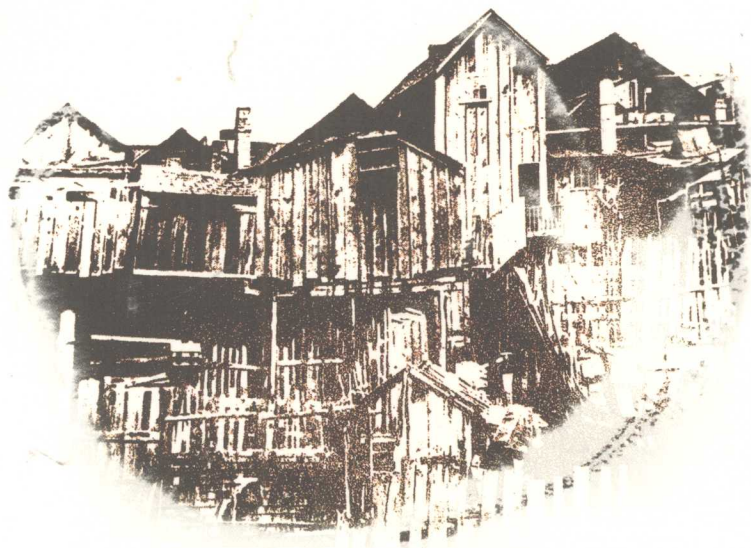




张翎

小说精选



Gold Mountain Blues
金山

张翎小说精选 
SELECTED FICTION WORKS OF ZHANGLI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山/张翎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张翎小说精选四)
ISBN 978-7-5617-6878-5

I. 金…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810 号

张翎小说精选四

金山

著 者 张 翎
总 策 划 袁 敏
策 划 编 辑 朱 杰 人 王 熠
责 任 编 辑 曹 利 群 陈 庆 生
审 读 编 辑 叶 康
责 任 校 对 邱 红 穗
装 帧 设 计 书 衣 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7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8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878-5/1·578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 杰 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张翎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山》、《邮购新娘》（台湾版名《温州女人》）、《交错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小说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其中篇小说《羊》、《雁过藻溪》和《余震》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度、2005年度和2007年度排行榜。

张翎小说精选

望月

SISTERS FROM SHANGHAI

交错的彼岸

BEYOND THE OCEAN

邮购新娘

MAIL ORDER BRIDE

金山

GOLD MOUNTAIN BLUES

余震

THE AFTERSHOCK

雁过藻溪

YAN'S JOURNEY HOME

喜鹊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
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买房又买田。

广东童谣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遭遇张翎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

三十多年前，我刚二十出头，在浙江省唯一的一本文学刊物《东海》当小说编辑。记得我刚从工厂调到杂志社不久，就赶上了《东海》去江山办文学笔会。那次笔会上云集了浙江省一批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我当时的身份刚刚从作者变为编辑，还不太适应这种转换，也没有什么编辑意识，一下子就将自己混同于一帮年轻的女作者中了。大家嘻嘻哈哈，甚是快乐。

记忆中，张翎是到得最晚的一个作者，她从温州来，迟了一天。等她姗姗来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真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不是貌有多美，而是气质出众！她梳着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刘海和发梢微卷，雪白的衬衣领子醒目地翻在一件暗红色的格子外套外面，神情里却透出一股淡淡的忧郁。70年代后期，人们才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一切都还很禁锢。张翎的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那时，张翎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车床操作工，写作的灵感开始在内心隐隐萌动。她不满现状，期待着生活中某种重大变化的发生。

再次见到张翎，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这中间，张翎经历了一次伤痕累累的初恋。张翎疗伤的方式是咬紧牙关，努力在铁板一样的现实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1979年，张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离开温州，来到了大都市上海。

在人才济济的复旦校园里，张翎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无论是学业的优秀，还是能力的出众；无论是容貌的靓丽，还是气质的清雅，张翎都是复旦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

景。那时我还在杭州工作，周末有时会去上海看她，有时她也会利用节假日来杭，在我家小住。我一次次听张翎讲述她复杂而丰富的校园感受，也觉察到复杂而丰富的社会阅历不断地磨砺着张翎认知生活的敏锐的触角。毕业前夕，张翎的生活又卷入一场风暴之中。张翎再次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对生活沉重的失望。她决定远行，这次她走得更远了。

1986年，张翎毅然决然地跨出国门，去了对她来说一无所知的大洋彼岸。从美国到加拿大，从繁华的都市到幽静的乡村，张翎一路前行，跋涉过千山万水，游走在东西时空。她像一叶小舟，时而靠岸，时而扬帆，各色悲喜人生从她身边一幕幕掠过，远近春秋风云朝她眼前一团团涌来。一个小女子渴望爱情的深井，在硕大无边的地球、世界和寰宇的沉浮中变成了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一个洞世者参透爱情的明眸，在山川巨变沧海桑田的轮回里慢慢变得温润、博大和包容。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张翎，在对爱情的书写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终于有一天，漂流的张翎在一个清远幽淡远离喧嚣的所在停下了疲惫的脚步，开始了只与精神对话的文学之旅。厚积薄发的生活积累，热爱母语的游子之情，得益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滋养的张翎，用她别样的角度、眼光和表达，向我们展示了其在海外华语文学创作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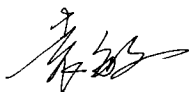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拿到张翎的长篇小说《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时，刚刚到京城作家出版社任职不久，看到断了多年音讯后突然从天而降的张翎，我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及至我读完了《望月》，我明白，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我幸运地碰上了自己等待已久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想，这是一种缘分。1999年，《望月》经我之手编辑

出版。后来我又读到了她的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再后来我又编辑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与此同时，我还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上不断地看到张翎的中短篇小说，看到她开始在国内各个文学奖项中逐渐露脸。然而，张翎似乎不愿意和热闹走得太近，虽然已开始声名鹊起，但她依然愿意置身文坛之外。我始终相信，张翎是不会靠作品的畅销而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也不必仰仗获得各类奖项而确立自己在国内文坛的地位，她会凭久远和深厚的实力走进大众视野。她笔下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爱情将会找到无数的知音，因为无论是寻找财富还是寻找权力，人们终极需要寻求的仍然是爱情。而张翎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任凭故事千变万化，爱情都是张翎笔下永恒的主题，也是张翎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

只是今天的张翎，已经不是昨天的张翎。她笔下的爱情也早已不是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而是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是一位携带着至亲至爱的母语、永志不忘身后的家国母亲的文学女儿，在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和人类的过程中孕育和升华的博大的爱！这样的大爱在张翎2009年向国内文坛奉献的长篇新作《金山》中登上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金山》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之重的浩大作品，“它关乎中国经验中深沉无声的层面，关乎现代中国的认同的形成——中国的普通民众如何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用血泪体认世界，如何由此孕育出对一个现代中国、对我们的祖国的坚定认同”。

作为一名编辑，我一直以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张翎小说创作的追逐与喜爱；作为一个书人，我更是一直希望能将张翎的优秀小说精选成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和她有着久远的友谊，更因为我知道什么样的作品能流传久远。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机

会,让我的夙愿得以实现。为此,我非常感谢和钦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眼光和魄力,是他们让这套《张翎小说精选》与广大读者牵手,让那位远居海外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以较为完整和清晰的面貌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6月10日

与我先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金山》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作。《金山》的最初一丝灵感,其实萌动在二十多年前。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丝灵感需要在岁月的土壤里埋藏潜伏如此之久,才最终破土长出第一片绿叶。

那是在1986年。

那年夏天我离开渐渐热闹起来的京城,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加拿大的留学之旅。至今尚清晰地记得那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青天如洗,树叶色彩斑斓,同学开着一辆轰隆作响的破车,带我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行走在铺满落叶的路径上,几乎不忍听见脚下那些辉煌生命的最后裂响。习惯了江南绵长秋季的人,很难想象在洛基山高寒地带,秋和冬的交接常常就是在一场雨中完成的。骄阳是一种假象,其实冬天已经浅浅地匍伏在每一片落叶之下,随时准备狙击不知乡情的外来客。

许多年后回想起那次郊游,烙在我脑子里的鲜明印记,竟不是关于秋景的。那天行到半路的时候,我们的车胎爆裂了。在等待救援的百无聊赖之中,我开始不安分地四下走动起来。就是这时,我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我拨开没膝的野草,有些费劲地认出了墓碑上被岁月侵蚀得渐渐模糊起来的字迹。虽然是英文,从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有几块墓碑上尚存留着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高颧骨,深眼窝,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年龄是推算出来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死的时候都还年轻。

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

在大洋那头以芭蕉为背景的村落里，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决定背井离乡走向也许永远没有归程的旅途时，他们和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或许还有年幼的孩子，有过什么样刻骨铭心的诀别？当经历了“浮动地狱”之称的海上航程，终于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脉时，他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片陌生的蛮荒？

疑惑一个又一个地浮涌上来。被秋阳熨拂得十分妥帖平整的心情，突然间生出了一些皱褶。

其实，我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一本关于这些在墓碑底下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的书。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说。

可是最初的这丝感动很快被应接不暇的生活需要所吞噬，无声无息地消蚀在日复一日为安身立命所作的种种烦琐的努力之中。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完成了两个相互毫无关联的学位，尝试过包括热狗销售员，翻译，教师，行政秘书以及听力康复医师在内的多种职业，在多个城市居住过，搬过近二十次家。记忆中似乎永远是手提着两只裹着跨省尘土的箱子，行色匆匆地行走在路上。然后停下步子，把两个箱子的行装，拓展成一个屋子的杂乱。然后再把一个屋子的杂乱，削减成两个箱子的容量，再次上路。关于华工小说的书写计划，偶尔也会浮上心头，尤其是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温哥华 1907 年排亚大暴乱周年纪念活动，或是在报纸上读到国会讨论人头税赔偿方案的新闻时。可是这样的感动如同被风泛起的一片叶子，在水面轻轻地翻过一个身，就重新沉落在水底。

直到2003年夏天。

那个夏天我受邀参加海外作家回国采风团，来到了著名的侨乡，四邑之一的广东开平。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后来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碉楼。这些集碉堡和住宅为一体的特殊建筑群，是清末民初出洋捞生活的男人们将一个铜板省出水来寄回家盖的，为了使他们留在乡里的女人和孩子们免受绑匪和洪涝之苦。出洋的男人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盖出来的碉楼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了他们歇脚的那个国家的特色。罗马式的窗楣里，镶嵌着岭南特色的灰雕。巴洛克式复杂纷繁的门框边上，放置的是广东人世世代代焚香祭拜的祖先神龛。哥特式的尖顶被当地的泥瓦匠削平了，只留下一串低矮滑稽的廊柱，中间有一些黑色的圆孔——是用来放置枪支的洞眼。抹去后人加给它们的种种传奇浪漫色彩，这些楼宇不过是一个动荡多灾颠沛流离的时代留在南国土地上的荒诞印记。

当我看见那些楼宇被粉饰一新地拿出来招徕观光客时，我依稀听见了历史在层层新漆的重压之下发出无声的抗议。短暂的新奇感很快过去，接踵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失望。就在我正要决定回旅馆的时候，我们的领队通过关系找到了一座尚未被后人的油漆刷和水泥刀碰触过的旧碉楼。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凶猛地跳了起来，跳得一街都听得见。我似乎预见到我将与一个我尚无法叫出名字的东西发生一次重要的碰撞。

那天在八月尾，无比炎热，穿过由厚厚的芭蕉败叶铺就的荒地时，蚊子开始了暮色之前的第一轮进攻，我裸露在夏装之外的胳膊和腿上很快爬满了粉红色的叮痕。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预演——碉楼里的蚊子比它们野外的同胞们凶猛百倍。楼很旧了，

不住人，只有几样残留的家具，样式和颜色都属于另一个朝代。墙上挂着一些泛黄的字画，据说是女主人在等候出洋丈夫的漫长岁月里所作。走上三楼时，我看见了一个深红色的梨木大衣柜——红在这里只是一种由习惯而衍生出来的想象，其实最初的颜色早已褪失在岁月的流水之中，只留下一片混混沌沌的黄褐。我并没有期待它藏有玄机，因为这座楼早已被它最后一拨主人废弃几十年了。可是当我被好奇的天性驱使打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柜门时，我却怔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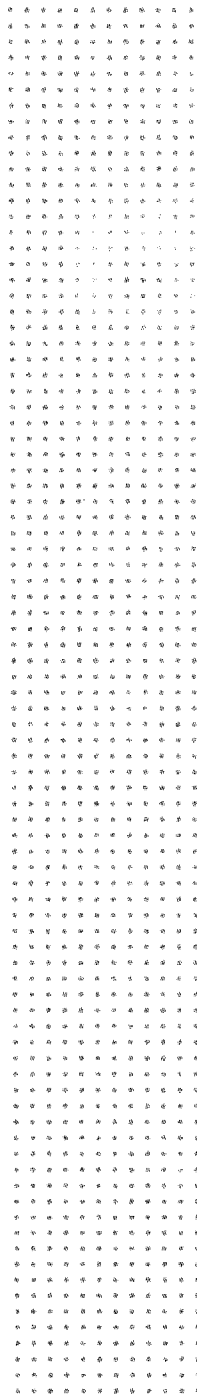
里边有一件衣服，一件女人的衣服。

是夹袄。长袖，斜襟，宽滚边，依稀看得出是粉红色，袖口襟边和下摆用金线绣了些大朵大朵的花——也许是牡丹，也许是芍药。衣衫挂得歪歪斜斜，一只袖子胡乱地塞在衣兜里，仿佛女主人是在一片仓促之中脱下锦衣换上便装出走的。我把袖子从衣兜里扯出来，却意想不到地扯出了另一片惊异——原来这件夹袄的袖筒里藏着一双长筒玻璃丝袜。袜子大约洗过多次，早已失却了经纬交织的劲道，后跟上有一个洞眼，一路挂丝到裆下。我用食指抚着那个洞眼，突然感觉有一股酥麻，如微弱的电流从指尖颤颤地传到头顶。

是她在呼唤我么，这件衣服的主人？

裹在这件年代久远的绣花夹袄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呢？这些被金山伯留在故乡的女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们心里，有过什么样的期盼和哀怨呢？

一件褪了色的旧衣，一双挂了丝的袜子，又一次拨动了我为小说家那根灵感的弦。我强烈感觉到，我写《金山》的时候快要到了。



我被这种感觉又追了两年。我对这个题材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它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动，恨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项扒人一层皮的巨大工程，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精力上，几乎都不是我这个作为听力康复医师的兼职作家能够驾驭的。这本书和现代都市小说的书写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所涵盖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框架里，而且它牵涉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难从现代生活里简单地找到依据。必须把屁股牢牢地黏在椅子上，把脚实实在在地踩在地上，把心静静地放在腔子里，把头稳稳地缩在脖子中，准备着久久不啻一声地做足案头研究——极有可能会在这样长久的寂寞中被健忘的文坛彻底忘却。

我被这个前景吓住了，于是便把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往后推了又推。在这中间，我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和《雁过藻溪》《余震》等几部中短篇小说，并获得了一系列的文学奖。可是，那些墓碑下锦衣里的灵魂，在我每一部小说完成之后的短暂歇息空档里，在我端着奖杯的脚步开始有了云里雾里的感觉时，一次又一次地猝然出手，把我的安宁撕搅得千疮百孔。

终于有一天，我被那些灵魂驱赶得无处藏身，只好忍无可忍百般不情愿地迈出了研究考察之旅的第一步。

在这样一段尘封多年且被人遮掩涂抹过的历史里寻找突破口，如同在坚硬的岩石表层凿开一个洞眼般困难。由于当年的华工大都是文盲，修筑太平洋铁路这样一次人和大自然的壮烈肉搏，几乎完全没有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开始有了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然而系统的历史回顾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书籍查考。除了两次去开平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实地考察之外，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是通过几所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

及加拿大联邦和省市档案馆的存档文献和照片展开的。同样一段历史,中西两个版本的回溯中却有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碰撞和对应。当我一头扎进深潭般的史料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对这段历史的一些固有概念被不知不觉地动摇和颠覆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几世纪前就被航海家们证明了的真理:地球原来是圆的。于是,我决定摒弃某些熟稔而舒适的概念和口号,进入一种客观平实的人生书写。我不再打算叙述一段弘大的历史,而把关注点转入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命运上。在这个枝节庞大的家族故事里,淘金和太平洋铁路只是背景,种族冲突也是背景(我在这里小心地回避了“种族歧视”这个字眼,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把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概念化简单化了的字眼,正如西方现代医学爱把许多找不到答案的症状笼统简单地归类为忧郁症一样),人头税和排华法也是背景,二战和土改当然更是背景,真正的前景只是一个在贫穷和无奈的坚硬生存状态中抵力钻出一条活路的方姓家族。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我发现了一张抵埠华人的合影。那张照片的背景是在维多利亚市的轮船码头,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末。这样的照片在我手头有很多张,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摄像人的名字,只有一些后人加上去的模模糊糊语焉不详的文字说明。可是这张照片却突然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我注意到在众多神情疲惫的过埠客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年青人。这副眼镜如引信,瞬间点燃了我的灵感,想象力如炸药爆响,飞出了灿烂的火星。那个在我心目中孕育了多年的小说主人公方得法,就在即将出世的那一刻里改变了他的属性。除了坚忍刚烈忠义这些预定的人物特质之外,我决定剥除他的无知,赋予他知识,或者说,赋予他对知识的向往。一个在乱世中背井离乡

的男人,当他用知识打开的眼睛来巡视故土和他乡时,那会是一种何等的疮痍。

我原来以为一旦做好案头考察,动笔的过程大约是行云流水的——如我从前的小说创作。可我却又一次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之中。我对重塑历史真实的艰难有了充分的设想和准备,可是我并没有意识到细节重塑的艰难。我向来认为好细节不一定保证产生好小说,可是好小说却是绝对离不开好细节的。我无法说服自己将就地使用没有经过考察根基薄弱的细节。

40多万字的写作有无数的细节,每一个都像刘翔脚下的百米栏一样让人既兴奋又胆战心惊。我需要知道电是什么时候在北美广泛使用的;我需要了解粤剧历史中男全班和女全班的背景;我需要知道肥皂是什么时候来到广东寻常百姓家的;我需要知道唱机是什么时候问世的,最早的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我需要了解1910年前后的照相机是什么样子的,一次可以照多少张照片;我需要明白20世纪初的广东碉楼里使用的是什么枪支,可以连发多少颗子弹,等等等等。这些惊人数量的细节,使得我的写作变得磕磕绊绊起来。有时为一个三五行字的叙述,我必须在网上海书里和电话上消耗几个晚上的时间。筋疲力尽的我开始诅咒自己,为什么要踩进这样深的一潭烂泥淖。改变心境的妙方常常是一场热水澡或一部好莱坞轻松烂片。之后我又继续坐到电脑前,将一个个丰润的夜晚渐渐熬瘦。

写完《金山》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是2008年12月中旬,离圣诞只有一周了。我像猫一样伸了一个巨大的懒腰,心里却没有以往小说杀青时特有的兴奋。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周六下午,肥硕的雪花伸出冰冷的舌头,在我的窗玻璃上舔出一个又一个多角的